

回到了部落的老家，久違沒見的大房子，拉開門前的鐵鍊，漆黑的屋內，清涼的份圍，在豔陽的擁抱下，客廳顯得格外的冷清。靜置在客廳角落的鋼琴，我指尖擦過的灰塵，留下了淺淺的指痕。隨興的我拿起了教會的詩歌本，演奏起了幾首朗朗上口的在地音樂。一個人靜靜的沉醉在自己表演，總是大聲地彈著，好像怕有誰沒聽到似的，又像是宣告著部落我回來了。

沿著家中的長廊，撫摸著沿廊的牆壁，光滑的好不習慣，修繕後好多的回憶，再也無法透過觸摸品嚐到，雙眼望過去原先的廚房木門，也早已換成了看起來比較牢靠的鐵門，冰冷的握把，確實比拉把感覺好很多。雜亂的後院是我童年探險的樂園，每次去挖掘都會有新的發現，現在整齊地感到空曠，原來這裡有著麼大嗎？後面的草地也在家人的維護中，五顏六色了起來。

回到部落，夕陽也如同人般突然變得好黏，緊抓著山頭，遲遲不肯離開這寧靜的樂土，一種不適感在我心底搔癢，和這暖祥的氣氛好不搭。

吃飽飯後，提著我的行李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間。雖然久違的回到部落，但卻沒有什麼令我懷念的家鄉菜。就跟日常一樣，還是走到便利商店提著外帶的咖哩飯。在從家到超商的距離，許多店面閃爍著柔和的橘光，前面排起了大排長龍，仔細的看著皮膚的顏色、衣著，確實不是本地人。

明天我要和家人去參加親戚的婚禮，回到部落雖然都是家人、親戚，但我卻沒有一個叫得出來的。

洗個澡我便上床了，躺在床上看著昏暗的夜燈，橘紅紅的光點亮了整個臥室，就如同蠟燭一般。大大的空間裡只有我一個人，孩提時期的胡思亂想，似蜂群班簇擁而上，在床上緊緊地用棉被把自己裹了起來，不知過了多久，雙眼所見的已不再是夜晚。

遵循著每日的習性，我還是下了床，但不同的是，我今天難得離去社區一探究竟。

舒適的陽光，家鄉好久沒有感受到如此溫徐的光芒，緩緩地沿著熟習的步伐，經過了一間洗衣店，對我來說這好像外來物一般，是如此的稀奇，轉過轉角，紅紅的鐵皮屋和地上的鐵鍊，還記得幼年時不時會從這裡傳來吠叫聲，令我提心吊膽。但現在只剩那鐵鍊，有很多的景色早已物是人非，很多的感嘆和回憶，時常會模糊我的視野。

突然有一棟黑色的建築破壞了我的感動。

我未曾見過那棟建築物。好詭異的外牆，用粗大的樹幹圍牆，而且都上了黑色的油料，我一時也說不清楚，便聽見了刷洗衣服的躁動，從木頭的門縫隙窺視，一個女性正在刷洗著一件染紅的大禮服。她似乎瞧見我的視線，便停下手邊的工作，筆直地朝我走過來。

隨著接下來持續的光怪陸離情節發展，不適感越加強烈，我意識的越清晰，不久後便驚醒了過來。

淡淡的疑問，促使我在早餐後後立刻前去探險。

好久沒去的社區，確實一切都一模一樣，但唯獨那高大的黑籬笆，什麼痕跡都沒有，只有塊荒廢的土地，停了幾輛鏽蝕的車，地上無生氣的黃草，越顯此地的荒涼，和我夢境的荒唐。

源自於迂腐的食童傳說，再度的恐慌於部落之間。近日聽著從父母那日常對話中，聽說又有拐賣兒童的出現在部落中，挨家挨戶的拜訪希望能進到屋內。沒想到這簡短的對話，竟能成為我回鄉的夢魘。

溫和的陽光灑落在這純樸的鄉鎮，我享受著空氣清晰帶來的自由感，和不知所措的納悶。錶上的時間，久違的回到這裡，何不散步一下呢？

童年的回憶歷歷在目，走過這個街，踏過那個巷，好似我不曾離開過，但時間留下的痕跡，卻阻止我與其一同成長。曾經穿著尿布的孩子，如今面的孔早已帶著些青澀；曾經和藹可的婆婆，如今早已離開人世；歲月最大的印證是我，這空白的十幾年，很多記憶都已成了往事。

走了一小段路，終於抵達了童年記憶最深刻的一段，火車的隆隆聲從遠處就能聽的一清二楚。就如同當年一般，只是這次來的只有我一人，當年的我站在父親的機車腳踏板，迎面而來的視野，依舊是那樣的美好，只是多了些新的面孔和人的吵雜聲。

久違的會面和家鄉，既懷念又陌生，也許彼此只是需要些時間認識。噩夢是我的不安嗎？至少我們彼此本質沒變，看著、聽著、聞著只是彼此都長大了，我自然也感受到你歡迎我回來。

我回來了。

1588 字